



ZHONG GUO FO JIAO SHI

中国佛教史

蒋维乔

JIANG WEI QIAO



ZHONG GUO FO JIAO SHI

中国佛教史

蒋维乔

JIANG WEI QIAO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佛教史 / 蒋维乔著. -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8.7

(北斗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2885-2

I . 中… II . 蒋… III . 佛教史 - 中国 IV . B94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55563 号

书 名 中国佛教史

著 者 蒋维乔

责任编辑 孙金荣

责任校对 薛 亮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
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220 千

印 张 19.25

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,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2885-2

定 价 2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叙　　言

一切学问，均有学理的研究，与历史的研究二种，于佛教何独不然。然我国佛教，自汉代输入以来，于教理方面，特别发达；且有潜心冥悟，融合西来之义谛，独自成宗者，如天台、华严是也。至于历史，则数千年来，事实复杂，向无有系统之典籍，可供参考；欲从而研究之，正如暗中索物，不易获得。此其故，由佛教徒缺乏历史观念，在印度已然，我国人亦承受其影响也。虽然，研求教理，若有历史为依据，则所得结果，必益精确。是则历史之研究，实足为教理之辅助，岂可忽哉？余夙有志于此，又自审学识谫陋，未敢率尔操觚，乃借资于东籍，竭年余心力，以成此书。实未能自信为完善，读者以筚路蓝缕视之可也。

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蒋维乔序

凡例

一、中国佛教，向乏有系统之通史。是书为适应此需要而作。

一、是书以日本境野哲所著《支那佛教史纲》为依据。惟原书所引事实，不免错误，讹字尤多。今检阅《正续藏经》，于其错误者改正之，缺略者补充之。

一、北魏之南北石窟造像，及隋时静琬所刻之《石经》，为佛教史上重大事实。原书无一语涉及，今特补叙一章。

一、历史通例，应详近代。原书于清代之佛教，略而不言；盖以清代佛教材料不易搜集之故；是一大缺点。今于近世佛教史，自清代至民国，特补叙两章。

一、清代以后佛教史料，至为散漫，苦无可据之典籍。今于官书及私家记述，尽力搜罗外；复致书南北各丛林，详细调查。鱼雁往返，颇费日力。然挂一漏万，自知不免；阅者谅之。

一、佛门中名德高贤事迹，当继续搜访；并望海内缁素，若有见闻，不吝赐教。俾得于再版时增补，或另出补编。

一、是书之成，蒙宁波观宗寺谛闲大师、镇江金山寺融通禅师、宝华山慧居寺光悦律师，助之搜集资料；更得常州清凉寺应慈法师，及徐文霨、江杜二居士，为之指示错误，改正文字，获益匪浅。合志卷端，以表谢忱。

目 录

叙言	(1)
凡例	(1)
第一章 佛教东传之期	(1)
佛教传来之年代—《汉法本内传》—佛教东传之事情—迦叶摩腾竺法兰—白马寺—道佛二教冲突之传说—关于《四十二章经》之疑问—永平十年东传说之价值—永平以前之中国与佛教—永平前东传说之批评	
第二章 佛经传译之初期	(5)
四大翻译家—罗什以前来中国之外人—初期之译经与经录—译经讹传之原由—敦煌高昌等之译经者—初期译经者所传之教义—世高迦谶之弘传教义—罽宾人传来之小乘教—《四阿含》五大律之翻译—大乘教传来之译经家—密教之初传—竺法护—中国人之译经者—僧侣之姓	
第三章 四大翻译	(13)
鸠摩罗什—般若部诸经之翻译—朱士行—《大般若经》与分品诸译之对照表—《法华经》—《法华经》之异译—《提婆品》与《普门品重诵》之追加—《法华经》与于阗—《宝塔品》《提婆品》之疑—于阗与大乘教—《大般涅槃经》—《小乘涅槃经》与《大乘涅槃经》—《涅槃经》之发达—《涅槃经》之异译—法显译三卷本之疑—《遗教经》为《涅槃经》之异译—阙失诸译之《涅槃经》—大本《大乘涅槃经》—南本北本—大本《涅槃经》原本传来之异说—《涅槃经荼毗分》—《大乘涅槃经》之根本教义—翻译《涅槃经》影响于中国佛教—《小乘涅槃经》与《大乘涅槃经》之发达上关系—《小乘涅槃经》教义之中枢—《华严经》之翻译—佛陀跋陀罗之《六十华严经》—《八十华严经》《四十华严经》—《华严经》诸译之对照表—四大译经与中国大乘佛教诸宗—罗什派之学者与《涅槃经》之研究—罗什与佛陀跋陀罗之二派	

第四章 南地佛教之中心..... (30)

罗什时代北方佛教之隆盛—罗什之世俗生活—佛陀跋陀罗—罗什佛陀二派之冲突—庐山之慧远—慧远之系统—竺佛图澄—释道安—佛经注解之初—道安所奉之教义—道安与当时之佛教—道安系持律严肃之风—中国南方佛教之初—南地佛教起源之诸说—南人之气质与佛教—关于慧远弘法之事迹—白莲社

第五章 佛教之弘传与道教..... (38)

佛教初传时代道佛二教冲突之疑点—道教之起源—古代神仙之信仰—张道陵—牟子—《理惑论》—《理惑论》疑非汉代之书—道佛二教之接近—后赵之排佛论—北魏太祖太宗之信佛—太武帝之排佛—武帝崩后佛教之再兴—北齐之道佛二教—北周武帝之破佛—《笑道论》《二教论》—通道观—周武破佛与净影之慧远—北齐地方破佛与任道林之抗议—周武殂后之佛教

第六章 隋唐以前之二大系统(一)..... (46)

隋唐以前之十三宗—罗什时代《法华经》之研究—成实宗之疑—罗什时代之空论—竺法雅康法朗等之格义—一本无说一心无说—即色说—道安—罗什系统—道安系统表—道安系诸高僧之南地布教—慧持道汪等之巴蜀弘教—罗什门下表—罗什门下南北分派之端绪—佛陀跋陀罗之翻译—佛陀跋陀罗所传之教义—佛陀跋陀罗诸经传译之事情—小乘之因果论与大乘之缘起实相二大教义—龙树世亲二教系与中国佛教之二大系统

第七章 隋唐以前之二大系统(二)..... (56)

罗什系与《十诵律》—卑摩罗叉与南方之《十诵律》—佛陀跋陀罗所译之《僧祇律》—佛陀跋陀罗系与《四分律》—慧光僧统及其所承之律师—翻译经典之关于禅者—禅经中大小二乘之区别—安世高禅数之学—罗什所传之禅经—《思维略要法》之十种禅法—《坐禅三昧经》要领—《坐禅三昧经》之性质—佛陀跋陀罗所传之禅经—《达摩多罗禅经》之性质—《达摩多罗禅经》之要领

第八章 禅之由来..... (66)

菩提达摩—达摩之二人四行说—达摩所承教系之疑—达摩东渡之年代—达摩与其他有名诸禅师—达摩之著书—南禅之起源—罗什系与禅宗—竺道生慧观与禅—道生后之顿悟成佛说—保誌与傅翕—大乘小乘之区别—佛陀跋陀罗所传之禅业系统—智严—玄高—佛陀禅师—僧稠禅师

第九章 极乐往生与兜率往生 (73)

真身观与应身观—观无量寿佛法—《无量寿经》之异译—《观无量寿经》之异译—《观无量寿经》之要领—《阿弥陀经》—称名念佛与观察念佛—般舟三昧—《般舟三昧经》之异译—道安之《净土论》—白莲社之念佛—莲社之十八贤—六朝时代念佛之高僧—阿弥陀佛报身化身之争—极乐往生与兜率往生之争—弥勒菩萨传译之经典

第十章 天台宗之起源及其开创 (82)

达摩弟子昙琳之所传—罗什系之南北二派—慧文禅师与《大智度论》《中论》—慧文时代北朝诸师之禅观—罗什系之教义与天台之三谛说—南岳慧思禅师—南岳之著书—《大乘止观法门》之可疑—南岳之教义—南岳与天台一天台大师一天台之著书—章安大师—三谛圆融—一念三千—五时八教之判释—《法华玄义》之南三北七—南三北七诸师之判断—《五教章》之十家—天台以前之诸说与天台—天台以前之《涅槃经》研究—《涅槃经》学者之南北二派—关于《涅槃经》之著述

第十一章 嘉祥之三论宗 (97)

罗什所传与嘉祥大师之三论宗—古三论新三论—嘉祥以前三论之系统统一三论宗之系统表—僧诠门下之四杰—法朗门下之繁荣—明法师—兴皇寺之法朗—嘉祥小传—嘉祥之著书—嘉祥之门下—唐以后三论宗之衰颓

第十二章 造像与石经 (103)

北魏文成帝时之像教—北魏凿石为庙之遗风—石窟佛像之建造—佛教上有价值之美术—大同云冈之石窟—洛阳伊阙之石窟—开凿石窟始于昙曜—云冈石窟所以无碑碣之理由—石窟寺之规模—魏帝之屡幸石窟寺—伊阙石窟与云冈相似—伊阙开凿石窟之始—伊阙石窟始于北魏继续于有唐—伊阙石窟之规模—龙门造像不限于帝王—慧思大师发愿刻《石经》—静琬创刻石藏经板—导仪逼法四公之陆续增刻—自唐至辽所刻《石经》之数—石经山之规模—雷音洞—藏经板之七洞—辽道宗及通理大师之续刻—善定善锐之募刊—西峪寺石塔下之石经—元代高丽沙门慧月之继续—佛教史上伟大之事业

第十三章 会昌以前之佛教概说 (108)

唐太祖之奉佛—太宗之保护佛教—太宗之建立十寺—太宗之造寺译经—太宗之度僧诏—高宗之信佛—中宗、则天时代之佛教—唐代之译经者—唐代译经之盛时—义净三藏—菩提流志三藏—新译时代—音义经录之续出—唐初诸宗之勃兴—玄宗以后之佛教

第十四章 唐之诸宗 (114)

(一) 念佛宗 (114)

慈愍三藏—禅净合一说之端绪—善导流之念佛—关于极乐往生三种之见解—《摄论》派之别时意趣说—对于别时意趣说之反驳—净影嘉祥之化身化土说—善导一人二人之争—善导舍身往生说之不确实—善导之著书—善导以前之系统—善导《观经疏》之要旨—善导以后之念佛教

(二) 法相宗及华严宗 (120)

罗什系与念佛教—中国学者对于世亲著书之见解—世亲教义三期之传译—《六十华严》译后《华严经》之学者—北地《华严》之学者—《十地论》之二译—于《十地论》译场译者意见之冲突—二译之合糅—慧光僧统及其系统表—真谛三藏传译之经论—真谛小传—真谛以后《摄论》之研究—玄奘三藏—玄奘门下之名僧—窥基与圆测二派—窥基之著书—圆测之著书—《俱舍》之三大家—圆晖之《颂疏》及《俱舍》诸译家—真谛之《旧俱舍》及其研究—玄奘窥基以后之法相宗—淄州慧沼之著述—朴扬智周之著述—世亲系之三派与阿赖耶识之解释—空有之争与贤首之说—《地论》学者与华严宗—贤首大师所承之系统—杜顺智俨—贤首大师—玄奘与贤首—贤首之著书—同别二教之判—五教十宗之判—十玄缘起—相即相入—六相圆融—贤首以后之华严宗

(三) 律宗 (141)

律之三派及其系统—《四分律》之诸疏—新旧两疏之调和—新旧两疏之戒体论—南山宗之说—道宣律师之著书

(四) 禅宗 (145)

六祖以前及六祖以后—二祖断臂说之可疑—禅之区别—祖师禅—禅风之相违—宗密禅之派别说—禅之五家—禅之系统—宗密禅之三种—牛头禅—南顿北渐—六祖以后南顿之弘传—五家之宗风—曹洞宗—临济宗—云门宗—沩仰宗—法眼宗—五家名称之起源

(五) 密教 (154)

祈祷宗—多神的佛教—仪轨—善无畏金刚智以前之密典翻译—《韦陀》与密典之类似—陀罗尼一种子—《大论》之四十二字观—《华严经》之字轮观—密教声字观之一例—三摩耶形—声字深义之一例—印契—曼荼罗—善无畏三藏及其所传之曼荼罗—胎藏界曼荼罗—金刚智三藏及其所传之曼荼罗—金刚界曼荼罗—曼荼罗与密教教理之说明—那烂陀寺佛教之一转—法相宗之转识得智与密教之曼荼罗—胎藏界《经》之四曼

荼罗《疏》之六曼荼罗—金胎两部之关系—《金刚顶经》二十八会之说—慈觉所传之一会曼荼罗—绘曼荼罗彩色曼荼罗之起源—金刚界之三十七尊—金胎两部之称呼及印度之相承—南天铁塔谈—金刚界与华严之教义—密教理论解释之一端—不空三藏—善无畏不空之二派—金刚智不空之系统表—善无畏之系统表—惠果以后两部传统表

第十五章 华天之再兴唐武周世之破佛 (171)

荆溪湛然—荆溪之著书—《金刚碑》《起信论》—清凉澄观—清凉之著书—《四十华严》之翻译—佛耶二教僧侶之共译佛经—荆溪与清凉之位置—慧苑之异义与清凉之复古—清凉对于禅宗天台之意见—清凉之性恶不断说—对于《起信论》教理见解之变迁—圭峰宗密—宗密之著书—宗密之禅教一致论—唐代道佛二教之关系—唐初道佛二教徒之激争—唐之保护道教—道佛二教徒论难之一例—佛教隆盛之弊—韩退之《佛骨表》—玄宗时之度牒制—武宗会昌之法难—佛教以外外来之诸宗教—周世之破佛—吴越王之兴佛

第十六章 宋以后之佛教 (184)

(一) 概说 (184)

太祖太宗之兴法—雕刻《大藏经》之始—宋代之译经者—译经之仪式—贊宁—宋之保护道教—徽宗之排佛—蒙古之勃兴—世祖保护喇嘛教—元代焚弃《道藏经》—刘秉忠—明太祖保护佛教—明之僧道衙门—永乐帝举兵与道衍—南北板《大藏经》—武帝之奉佛与世宗之排佛

(二) 天台宗山家山外之争与律宗之再兴 (192)

吴越王与天台之兴隆—荆溪以后天台之系统表—山家山外之争—山家山外论争之起源—《金明玄》广略二本之争—十不二门之争—四明与山外诸学者之论争—后山外—四明小传—四明派三家之学者—山外之诸学者—孤山智圆—蕡益与天台宗—南山律之系统表—灵芝寺元照律师

(三) 元以后之喇嘛教 (202)

西藏佛教之起源—双贊王与其二妃—端美三波罗—钵因教与佛教—乞嘍双提贊王—善海大师与莲花生上师—中论瑜伽二宗之争—徕巴胆王—朗达玛王之破佛—巴勒科尔贊王与大圣阿通沙—西藏佛教教义之派别—西藏佛教之宗派—三大新派之系统图表—根本四部与其分出诸派图表—宗喀巴—元朝与喇嘛教—发思巴—发思巴以后之喇嘛僧—喇嘛教隆盛之弊—明朝与喇嘛教—红帽黄帽黑帽之三派—达赖班禅之二喇嘛—罗卜藏大喇嘛与达赖之尊称—罗卜藏以后西藏之纷乱与清朝—红教黄教二派之区别—呼毕勒罕—西藏二支蒙古二支

(四) 禅宗	(212)
沩仰宗之系统—法眼禅师及其法系—《宗镜录》—法眼宗系统图表—云门禅师及其系统—《碧岩集》—明教大师—云门宗系统图表—曹洞宗—芙蓉道楷—《从容录》—宋以后之曹洞宗—曹洞宗系统图表—临济宗之系统—黄龙派之系统图表—杨岐派之系统图表—虎丘下之系统图表—大慧下之系统图表—元以后之禅宗—憨山大师—云栖祩宏—紫柏老人—《径山藏》	
(五) 诸宗融合之倾向	(228)
宋以后之法相宗—禅教讲—长水子璇—晋水净源—华严宗与禅—念佛与天台宗神照家—念佛与禅—庐山之遗风兴隆—庐山遍融与云栖祩宏—蕡益智旭—佛教与儒道二教—憨山之三教一致说	
第十七章 近世之佛教	(236)
(一) 概说	(236)
近世佛教之界说—黄衣派与青衣派—清代佛教之全盛时期—清代佛教之衰颓时期—光绪变法之影响佛教—民国以来佛教状况	
(二) 清代之喇嘛教	(236)
喇嘛之官秩—喇嘛之徒众—京内外设置喇嘛之额数—顺治时创建后黄寺—雍正时修建雍和宫—乾隆时议准喇嘛之额数—前后藏寺庙之数及喇嘛之数	
(三) 清代对于佛教之保护及限制	(237)
清初诸帝皆尊崇佛教—寺观之建置僧尼之剃度皆有限制—清之僧道官悉依明制—私建寺观者有罪—不许私自出家—雍正时度牒之制无形废弛—限度出家亦成具文	
(四) 清初诸帝之信佛	(238)
顺治帝之参禅—玉林国师通琇—茆溪森和尚—憨璞聪和尚—玄水杲和尚—一天童道忞和尚—康熙帝之崇佛—南巡时到处修建寺庙亲制题额及碑记—雍正帝之参禅甚有深造—嘉呼土克图—御选语录—王大臣之参禅—雍正帝兼提倡净土一调和教禅净三宗—拣魔辨异录—乾隆帝之刻经事业—《龙藏》之完成—《清文翻译大藏经》—《满汉蒙藏合璧大藏全咒》	
(五) 嘉道以后佛教之衰颓	(245)
衰颓之原因—太平天国之排佛—洪秀全之耶稣教—真言宝诰—十余省之名刹皆遭焚毁—《天条书》—居士之勃兴—清初之宋世隆毕奇周梦颜	

彭绍升郑学川之砖桥法藏寺—杨文会之金陵刻经处—高鹤年之行脚	
(六) 民国以来佛教之曙光	(257)
中华民国佛教总会—敬安和尚以身殉教—佛教居士林—佛教净业社—观宗讲舍—华严学院—佛学院—闽南学院—华严大学—内学院—《佛学丛报》—《海潮音》—《林刊》—《净业月刊》—《内学》—北京刻经处—天津刻经处—频迦精舍翻刻小本《大藏经》—商务印书馆影印《续藏经》—佛教复兴之三种动机	
(七) 敦煌石室唐人写经之发见	(259)
唐人写经发见之时期—莫高窟—英人斯坦因与法人伯希和—京师图书馆搜藏之经卷—黎端甫之校勘语—江杜之专任校勘—《大乘稻芊经随听疏》—《净名经集解关中疏》—沙门法成	
第十八章 近世各宗	(262)
(一) 律宗	(262)
南山宗之重兴—宝华山律宗于近代佛教之影响—古心律师—三昧律师—见月律师—定庵律师—文海律师—宝华律宗分支于京师法源寺—宝华山律宗系统表	
(二) 禅宗	(265)
临济宗之兴衰—圆悟圆修二派之繁衍—道恣禅师之遇合一圆悟—一派流传京师之由来—玉林国师之两次入京—圆修一派所以并传京师—圆悟门下之三峰派—邓尉法藏—灵隐弘礼—灵岩弘储—愿云显禅师—原直赋禅师—楚奕豫禅师—雍正帝之严斥三峰派—太平天国乱后仅存圆修一派—金山高旻天宁三大丛林—西天目之禅源寺—箬庵通问—金山之系统表—铁舟行海—大晓实彻—观心显慧—大定密源—融通禅师—高旻开山祖师实彻—高旻之系统表—了凡际圣—昭月了贞—宝林达珍—天宁寺之重兴—天宁之系统表—达如真嵩真禅—冶开清熔—西天目禅源寺之重兴—西天目之系统表—宁波天童山之弘法禅寺—本誓与本量—净心法师之重兴—敬安和尚—江浙各丛林之重兴皆金山高旻天宁之支派—法忍和尚—密融和尚—清一禅师—曹洞宗之兴衰—圆澄慧经之二支—焦山古樵禅师—焦山之系统表—福毅澄洮了禅大须诸禅师—净挺禅师—博山鼓山二派—博山之嗣法子孙—罗峰大师弘丽—博山之系统表—鼓山元贤道需大振曹洞宗风—鼓山之系统表—遍照禅师之重兴—古月禅师	
(三) 华严宗	(280)

清初柏亭大师—柏亭大师之著述—华严宗之系统表—沙门大义—云中来舟—达天通理—雪浪法师之门人—读彻苍雪—杨文会之重兴贤宗—《贤首法集》之编辑—月霞法师

(四) 天台宗 (285)

天台宗之灵峰派—清初宏传天台教观诸师—灵壅灵耀两师之著述—高明寺之传授法脉—灵峰派之系统表—谛闲法师

(五) 净土宗 (287)

省庵法师—梦东禅师—红螺山之净土道场—沙门达默—古崑比丘—省元法师—印光法师

(六) 法相宗 (291)

窥基慧沼智周之论疏自日本取回—居士研究法相较沙门为多—内学院研究法相之成绩—北京之三时学会

(七) 三论宗 (292)

三论宗之盛衰—嘉祥大师之论疏自日本取回—三论宗重兴之希望

(八) 密宗 (292)

密教在唐以后仅存瑜伽焰口—明太祖禁止传授密教—红教喇嘛及黄教喇嘛—喇嘛教于民间影响颇少—桂念祖赴日本研究密教—沙门显荫、大勇、持松先后赴日研究—大勇冒险入藏—王弘愿—程宅安—东密藏密之会通

第一章 佛教东传之期

我国人知有佛教，远在汉初；但就历史上显著之事实言，遂相传后汉明帝时，始入中国耳。明帝永平十年（六七），佛教入中国，事详《汉法本内传》。此传作于何代，无可征考。据《续集古今佛道论衡》，此传凡五卷。曰《明帝求法品》、曰《请法师立寺品》、曰《与道士比较度脱品》、曰《明帝大臣等称扬品》、曰《广通流布品》是。其第三卷，载在《续佛道论衡》。就各卷标题，及其大体而论，似在佛教传来后，摹拟佛经体裁之作。《大唐内典录》，谓为佛法初来时所作，未可尽信。今据《汉法本内传》、《高僧传》、《僧史略》等书，并详加参证，以示佛教初传时之状态。

史称永平三年，明帝夜梦金人，身长丈六，顶有白光，飞行殿庭；乃询群臣，傅毅始以天竺之佛对。帝遣中郎将蔡愔、秦景，博士王遵等十八人使天竺，写浮屠遗范。乃与沙门迦叶摩腾、竺法兰，东还洛阳。愔之还，以白马负经而至。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，以居二僧。中国有僧寺自此始。《高僧传》，则谓此寺原名招提寺，后改白马，其言曰：“相传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，唯招提寺未及毁坏。夜有一白马，绕塔悲鸣，即以启王。王即停毁诸寺，因改招提，以为白马。故诸寺立名，多取则焉。”所谓外国国王，应是五胡乱华时之国王，但其姓氏不可确知。《法本内传》有白马、兴圣二寺。故白马寺建于何代，尚须研究。

《汉法本内传》称迦叶摩腾、竺法兰抵洛阳后，五岳十八山道士，于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上奏，请与佛僧论理角法。明帝遣尚

书令宋庠，传谕道、释两派，斗法白马寺。而南岳褚善信、华岳刘正念、恒岳桓文度、岱岳焦得心、嵩岳吕惠通以下六百九十道士，筑三坛于寺之南门外。西坛安置符篆书，中坛安置黄老等书，东坛列祭器食物，祈祷诸神。佛僧则于道路西侧，安置佛舍利经像。已而道众宣言，纵火焚坛，不燃圣典。讵知火发，悉归灰烬。佛则舍利放五色光，飞舞空中。迦叶摩腾，亦飞升天际；现诸神怪。观者叹服。自吕惠通以下诸人，暨内官妇女二百三十人，一时皆愿出家。朝廷敕所司建十寺，以七寺为僧寺，三寺为尼寺。僧寺建于洛阳城外，尼寺建于洛阳城内。而南岳道士费叔才，以法力不及佛僧，愧愤而死。然其说均未可确信。

迦叶摩腾、竺法兰来华后，所译经典，载在经录者，除《四十二章经》外，尚有《佛本行经》五卷、《十地断结经》四卷、《二百六十戒合异》二卷、《法海藏经》一卷、《佛本生经》一卷。惟《四十二章经》尚存，且最有名，其体颇似老子《道德经》。或谓“此经本是天竺经抄，元出大部。撮引要者，似《孝经》十八章”。相传此经译成，朝廷藏之石室，后始流传。《高僧传》称：“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室中。”兰台者，后汉禁中藏书府也。至《汉法本内传》所载佛教东渐说，仅迦叶摩腾、竺法兰二人来华事实足采。盖自二人来后，迄桓帝时安世高、支娄迦谶来华之前，八十年间，中国史乘，无一言涉及佛教者。故虽谓中国佛教史，断自安世高、支娄迦谶始，亦无不可。当摩腾、法兰之来，朝廷加以宠异，后世传说遂歧。我国人之知有佛教，为时更古，不始于汉。迦叶摩腾等之来，仅可谓为天竺人来华之始。至于确定佛教之传来期，应自安世高、支娄迦谶始。

上言摩腾、法兰未来以前，我国人已知有佛教，兹引诸书，证之于下：

(一)《列子》：“孔子曰：丘闻西方有圣者焉。不治而不乱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。”此孔子暗示释尊之教化，与儒教不相歧之证也。

(二) 朱士行《经录》：“秦王政四年。秦王政后灭六国，即皇帝位，是谓始皇帝。王之四年，乃即皇帝位前二十二年。西域沙门室利房一作释利防等十八人，始齋佛经来华；王怪其状，捕之系狱；旋放逐国外。”

(三) 《魏书·释老志》：“释氏之学，闻于前汉。武帝元狩中，霍去病获昆邪王及金人，率长丈余。帝以为大神，列于甘泉宫，烧香礼拜。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。”此金人长丈余者，或系指佛像而言。

(四) 《释老志》：续前文“及开西域，遣张骞使大夏。还云：‘身毒国有浮图之教。’”此明示佛教流行中国之事实。浮图，即佛陀也。

(五) 梁阮孝绪《七录序》：“成帝时，刘向检校秘书，编定目录，其中已有佛经。盖秦政既设挟书之禁，令民间不得藏书。惠帝始除此律，稍稍搜集天下书籍。成帝之世，命陈农广求遗书，使刘向父子雠校。向亡，帝使歆嗣其前业。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。歆遂总括群篇，奏其七略。”《佛祖统记》引刘向《列仙传》曰：“吾搜检藏书，缅寻太史，撰《列仙图》。自黄帝以下，迄至于今，得仙道者七百余人。检定虚实，得一百四十六人。其七十余人，已见佛经矣。”据此足为向校书时，已有佛经之证。

(六) 《释老志》：“哀帝元寿中，景宪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图经。”考元寿元年，距武帝时八十年，在迦叶摩腾、竺法兰来中土前六十余年。

以上所载，《列子》之文，或后人所伪托。此外如《广弘明集》，引《老子西升经》：“符子云：‘老子先师，名释迦文。’”《佛祖统记》、《周书异记》、《天人感通传》，俱谓周代已知有佛教，恐系后人揣测之言，悉不足据。

朱士行《经录》谓秦处中国极西，为西域来中国者必经之道。以其时考之，适值印度阿输迦王在位之年。其派遣传道师来华，虽属意中事，然亦不过拟议之辞，未可尽信。朱士行详细情形，另于后章述之。但就《古经录》而言，不足征信之处尚多。例如《开元录》卷十、《贞元录》卷

十八载释利防所著《古经录》一卷，刘向校书时《旧经录》一卷迦叶摩腾汉时《佛经目录》一卷，其次序朱士行《汉录》一卷。是朱士行前，已有经录，确无可疑。故朱士行《经录》，未可重视。

《魏书》所载，可称实录。武帝遣张骞使月氏，说夹击匈奴，虽不成，然骞知月氏之南有身毒国，观其后谋由蜀赴身毒国赴滇越事可知。其所载景宪事亦足据。盖此时佛教，当已盛行月氏也。但武帝降昆邪王得佛像事，尚须考证。当是时，佛教虽已盛行印度北方，然昆邪王地邻高昌，即今之甘肃。距印度远甚。佛教势力，似尚未能及此。或谓此非佛教，系在西域所行之他教。

刘向《列仙传》，载黄帝以来得仙道者百四十六人。其七十余人见于佛经。所谓汉以前列仙七十余名见于佛经者，初不明为何事。而《统记》称今书肆板行者，即指《列仙传》。乃云七十四人，已在仙经。盖是道流擅改之耳。由此观之，或系引文之误。如曰黄帝以来得仙道而名列仙经者七十四人，则其说较妥矣。

要之，我国知有佛教，应在武帝通西域后。至明帝时，天竺人来华，朝廷尊之。遂视为异闻，而传播于后世。实则中国佛教史，当以安世高、支娄迦谶来时为始也。